東國通鑑 十四

共二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五

高麗紀

毅宗二

乙酉

十九年宋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出御觀山寺右正言趙文貴諫不聽○三月金大夫營主遣銳卒七十餘人攻麟靜二州境内之島執防守靜州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島去麟靜州七八千步二州民嘗往來耕漁樵蘇金人乘間樵牧因多居焉癸未秋給事中金光中為兵馬副使欲復地邀功擅發兵擊之火其

廬舍仍置防戍屯田及金莊如金金主讓莊
曰邊境稍不虞爾主使然耶邊吏為之耶若
果邊吏為之則爾主亦當懲之莊還奏之王
乃還眞島命撤防戍西北面兵馬副使尹鱗
瞻等恥削土猶不從命故金將來侵鱗瞻懼
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遂移牒大夫營請
還俘獲翼日乃還之鱗瞻等祕不奏○辛酉
移御普賢院天寒雨甚衛卒凍死者九人辛
未移御仁濟院○夏四月庚辰幸觀瀾寺先
是吏部侍郎韓靖別創佛宇於仁濟院中號

祝釐之所內侍侍郎金敦中侍制金敦時重
修觀瀾寺亦以祝釐爲稱王謂請敦中兄弟
曰聞卿等歸福寡人朕甚嘉之將往見之請
及敦中等以寺之北山童無草木聚傍民植
松栢杉檜奇花異草築壇爲御室飾以金碧
臺砌皆用恠石至是敦中張宴於寺之西臺
帷帳器皿務著極華侈王與宰輔近臣歡洽
賜敦中敦時請白金羅絹冊綵甚厚又禮成
江人嘗賂白善淵王肅恭榮儀請以禮成爲
縣善淵等勸王遊幸於江江人斂民白銀三

百餘斤多爲奇技淫巧王亦欲觀水戲命內
侍朴懷俊等以五十餘舟皆掛綵帆載樂伎
綵棚及漁獵之具張戲於前有一人作鬼戲
含火吐之誤焚一船王大噱○內侍左右番
爭獻珍玩賜左番白銀十斤丹綵六十五斤
右番白銀十斤丹綵九十五斤時右番多豪
勢之人因宦者以王旨多索公私所畜珍寶
書畫等物幷駿馬二匹以獻左番恥不能及
借人駿馬五匹獻之後不能償日被徵債時
人笑之○乙酉移御景福寺戊子移御奉靈

寺即鄭誠祝釐之所誠饗王供辦過仁濟觀瀾遠甚王醉自吹笙因問知音者左右以及第李鴻幷對即名至前命吹笙笛遂欣然以為相見之晚也命屬内侍○王泛舟板積窰池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内侍朴懷俊劉莊等置酒張樂遂登水樓名崔褒偁徐恭等同飲又名禮成江篙工漁者陳水戲以觀賜物有差夜二鼓還館北宮扈從官迷路僵仆相續○六月大雨漂民家六十餘區多有溺死者

二十年宋乾道二年金大定六年夏四月白善淵准王行年鑄銅佛四十軀畫觀音四十幀以佛生日點燈祝釐於別院王乘夜微行觀之○王與僧覺倪夜宴於聖壽院又名覺倪翫月賦詩○王宴于清寧齋夜五鼓乃還○冬十月飯僧三萬於毬庭○十一月夜宴清寧齋寵宦李榮備奇玩之物以迎張女樂酣飲至夜

二十一年宋乾道三年金大定七年春正月全羅州路按察副使尹平壽斂民銀八十斤以獻○癸丑燃燈王如奉恩寺夜還至觀風樓左承宣金

敎中馬素不調聞鍾鼓聲益驚突觸一騎士
矢房矢躍出落輦傍敎中不自首王驚愕以
爲流矢疾馳還宮宮城戒嚴命有司榜于市
曰有能告賊者勿論有無職東班正郎西班
將軍隨自願除授公私賤隷亦許叅職幷給
銀二百斤女則給銀三百斤王猶慮未得又
命懸黃金十五斤銀瓶二百口於街衢購捕
屯府兵于闕庭以備不測自是選取勇力者
號內巡檢令爲兩番常著紫衣持弓劒分立
仗外不避雨雪夜則巡警達曙王以不得賊

詔責宰樞於是逮捕絡繹疑大寧侯暻家僮羅彥有成黃益等鞫問深刻彥等誣服諸王宰樞百僚耆老詣闕賀得罪人斬羅彥育成黃益及有成妻又以禁衛不謹流牽龍巡檢指諭十四人于田里○三月王冒雨幸長興院與覺倪夜飮命右承宣金敦中賦詩○王泛舟衆美亭南池先是淸寧齋南麓構丁字閣扁曰衆美亭亭之南澗築土石貯水岸上作茅亭鳧鴈蘆葦宛如江湖之狀泛舟其中令小僮棹歌漁唱以恣遊觀至是王微行至

金身窟設羅漢齋還玄化寺與李公升許洪材覺倪等泛舟南池酣飲極歡亭之初作役卒私賫粮一卒貧甚不能自給役徒共分飯一匙食之一日其妻具食來餉且曰宜召所親共之卒曰家貧何以備辦將私於人而得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貌醜誰與私性拙安能盜但剪髮買來耳因示其首卒嗚咽不能食聞者悲之○幸歸法寺東嶺與侍臣置酒○夏四月以河清節幸萬春亭宴宰樞侍臣於延興殿大樂署管絃坊備綵棚樽花獻

仙桃抛毬樂等聲伎之戲又泛舟亭南浦沿
洄上下相與唱和至夜乃罷亭在板積窰內
有殿曰延興南有澗盤迴左右植松竹花草
又有茅亭草樓凡七有額者四曰靈德亭壽
樂堂鮮碧齋玉竿亭橋曰錦花門曰水德其
御船飾以錦繡為洄連之樂窮極奢麗凡三
年而成皆朴懷俊劉莊白善淵從臾而爲之
也

史臣曰爲國之要在於節用而愛民毅宗
多作池臺傷財勞民常與嬖倖耽樂是從

不恤國政宰相臺諫無一人言者終致巨
濟之遜宜矣
王弟僧沖曦享王於清寧齋召覺倪及侍臣
同飮晩泛舟衆美亭南池遊賞至夜沖曦即
玄曦也○宴于清寧齋賦詩令羣臣和進○
五月幸臨津縣翼日與宰樞金永胤徐恭李
公升崔溫承宣李聃許洪材金毅中等泛舟
南江竟日爲樂台司諫林宗植侍御高子思
赴宴至夜半移御普賢院侍從不及子思醉
不得行

史臣曰人主一身繫乎社稷生靈臺諫之職在於繩愆糾謬王雖乘危履險自輕其身宗植等既不能諫又從而宴樂沈湎以失法從之儀甚可鄙也

幸長端縣應德亭舟中結綵棚載女樂雜戲泛流凡十九艘皆飾以綵帛與左右倖臣宴樂至五更乃登西岸張侯置燭其上命左右射無中者內侍盧永醇曰待聖人中的然後臣等中之王射即中燭左右呼萬歲李聃從而中之賜綾羅綃留二日觀水戲自應德亭

秉燭乘舟盛張衆樂過皇樂亭置酒夜二鼓普
賢院又幸萬春亭置酒夜入李聃別墅○六
月移御玄化寺曲宴于延福亭先是王闢城
東沙川龍淵寺南有一石碑數仞削立臨川曰
虎岩流水停滀樹木翁蔚命內侍李唐柱裴
衍等構亭其側名延福奇花異木列植四隅
以水淺不可舟築堤為湖其地白沙水勢强
悍雨則輒毀隨毀隨補晝夜不息人甚苦之
是日與宰相侍臣宴于亭上極歡乃罷○秋
七月幸歸法寺遂御玄化寺馳馬至獺嶺茶

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院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臣等按 毅宗輕佻無人君之度即阼二十餘年之間荒淫迨忽不仁不義習與性成不可救藥幸而天誘其衷追念襲明悔心萌而善端已露信乎天理之未嘗泯滅也苟有一二忠正之臣因其牖而開導之王或稍自省悟不至於終迷不復矣惜乎王所之無人也復有浮薄輕躁如敦中韓賴之徒朝夕左右從君於昏以文藻詞華爲

賁飾大平之具志驕氣溢豪將悍卒憤不
得意蓄猜構釁積有年紀不待智者而知
有庚癸之變矣嗚呼滿朝羣臣無有如襲
明者能轉移王心而使之終及於禍悲夫
八月幸南京駕至加頓院廣州牧官備儀衛
樂部以迎獻馬及肩輿陽傘○九月南京留
守備禮迎駕獻陽傘及馬牛夜命內侍童房
射候中者賜綾綃○幸三角山僧伽文殊藏
義等寺○宴羣臣于延興殿賜馬人一匹○
發南京至坡平縣江宴羣臣于舟中侍臣皆

醉失儀樞密院使李公升倒載駕前○至自南京推恩中外有差是行也廣州掌書記金鏐聚斂于民貿易珍玩器皿重賂宦者白善淵王肅恭等薦鏐屬內侍

二十二年(宋乾道四年 金大定八年)春正月宴羣臣徹夜○太子納江陽伯瑊之女為妃○王以夢中所製詩示羣臣其末聯云布政仁恩洽三韓致太平臣僚稱賀○進江陽伯瑊為侯○三月幸西京時王弟翼陽平涼二侯頗得衆心王疑有變移御以避之駕至平州崇壽院西

亭名寧輔侍臣行酒泛舟于南溪沂流遊賞
至晡乃罷○王駐蹕黃州洞仙驛宴碧波亭
又泛舟南溪至夜宴樂賜樂工及雜戲人白
金三斤○謁太祖真殿○御觀風殿教曰朕
聞鎬京萬世不衰之地後之王者臨御于此
須下新教則國風清明小民安泰朕即政以
来萬幾實繁未暇巡御今以日官所奏来幸
此都將欲革舊鼎新復興王化採古聖勸戒
之訓及當時救弊之事頒新令六條一奉順
陰陽一崇重佛事一歸敬沙門一保護三寶

一遵尚仙風一救恤民物是日宴宰樞近臣於清遠樓相與唱和爲樂○夏四月幸興福寺泛龍船於南浦宴宰樞近臣又幸洪福寺宴于多景樓賜水戲人白金二斤○教曰西都乃祖宗巡御之地自經乙卯之亂國家多事累年未得巡御今欲舊染汚俗咸與惟新亦將延基保業乃幸是都迎駕時有所違誤爲有司所拘執者公徒私杖以下贖銅徵瓦並皆放除又乙卯年緣坐配南界者亦令放還諸領府及三衛軍迎駕有勞者給米人一

頌○宴羣臣於長樂殿○以河淸節又宴於
長樂殿○幸永明寺泛舟于大同江○御浮
碧樓觀神騎軍弄馬戲及水戲賜白金布物
宴宰樞侍臣于舟中夜分乃罷○秋王至自
西京○冬十一月耽羅安撫使趙冬曦平耽
羅耽羅險遠攻戰所不及壤地膏腴貢賦不
煩民樂其業近者官吏不法賊首良守等謀
叛逐守宰王命冬曦爲持節宣諭賊等自降
斬良守等二人及其黨五人餘皆賜穀帛以
撫之

二十三年（宋乾道五年 金大定九年）春正月戊午朔王受
朝賀代製臣僚賀正表宣示宰樞近侍國學
文臣於是禁內五官文臣等奉表賀御製王
喜賜酒果以行頭直翰林院田致儒屬內侍
大學官又率六管學生與中朝制科者各上
表稱賀賜酒脯○幸奉香里離宮宴羣臣仍
賜宋商及日本所進玩物○二月設三界醮
時齋醮之費寔繁都祭都齋二庫未支其用
又立館北奉香泉洞二宮各置員僚徵求諸
道轉輸三宮者絡繹於道民皆愁嘆內侍劉

高麗毅宗

欽諸福以大和是大人道長之初乃陽德氣萌之始恭惟陛下重高之聖哲疊舜之聰明百福是叢新又新而不息天齡更固月復月以無期仁洽道豐徽一物不獲其所修文偃武實萬世無疆之休適當交泰之時益篤方來之慶擁神休於北闕保國壽於南山玉帛爭來萬邦預駿奔之列梯航畢集四方無後至之人受賀良辰倍鍾純嘏況今以萬幾之暇修三接之勤樂與詞臣垂文章四六之盛作天臨客席講詩書經史之妙文自北使上

壽而致辭曰域獻寶而稱帝常有天神之家助每加福慶以川增開不世之新祥接王者之一統臣鄰歸義史册有光生民已來今日無對臣等遭逢盛世涵泳明時仰瞻萬乘之威趨詣北辰之所六樂九奏雖一比晏子之遊萬歲三呼胡不祝漢皇之壽宣示羣臣百官表賀

臣等按 古之明君誼辟雖有高世之見絕倫之智尚不以聖自居後之庸君暗主一有小才寸長自賢自聖甘爲技能所使歟

邦義秦得文李竦金應和金存偉鄭仲壺希亂魏綽然等深結官寺約為兄弟以剥民媚王為事創寺繪佛設齋祝聖又制別貢金銀鍮銅器皿山積由是得幸不次除官任言責者皆阿上意無一直諫者○三月王以巡御西都親製疏設羅漢齋于山呼亭○幸西京駐駕平州泛舟崇壽院南池夜宴扈從臣僚○幸永明寺泛龍船於大同江置酒又自永明寺泛舟至洪福寺遂幸八景亭觀水戲○夏四月駕至浿江龍瑞亭乘舟置酒○癸卯

庚寅

還京赦○六月宴宰樞侍臣于延福亭○秋七月王將幸碧岑亭御史臺伏閤論離宮行幸之繁與按察察訪枉法之事皆不聽○金遣橫賜使符寶郎徒單懷貞來賜羊二千有一羊四角樞密使李公升以為瑞獸表賀時人嘲為四角承宣○八月以許洪材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

二十四年 宋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春正月壬子朔王受賀於大觀殿親製臣僚賀表曰三陽應序萬物惟新玉殿春回龍顏慶洽體一元而敷惠

宗之親製賀表其文藻則有之矣然自讚
己德比之堯舜禹湯文武處之不疑恬不
知愧亦獨何心哉世之稱人主華藻浮靡
者必以陳后主隋煬帝為首然不過與臣
下賦詩爭能而已至於自撰表讚德則雖
二主亦未嘗醜然為之毅宗之失於益
甚矣嗚呼毅宗華藻浮靡之失浮於陳隋
則雖欲免陳隋之禍敗得乎悲夫
己卯王如靈通寺設華嚴會親製佛䟽宣示
文臣百官表賀辛巳還宮命諸王結綵幕於

廣化門左右廊管絃坊大樂署結綵棚陳百
戲迎駕皆飾以金銀珠玉錦繡羅綺珊瑚玳
瑁奇巧奢麗前古無比國子學官率學生獻
歌謠王駐輦觀樂至三更乃入闕承宣金敦
中盧永醇林宗植饗王于奉元殿王歡甚達
曉而罷○二月幸延福亭名平章事許洪材
知御史臺事李復基起居注韓賴等泛舟宴
樂竟日遂御和平齋○甲申狼星見于南極
西海道按察使朴純嘏以為老人星馳奏之
○三月王欲遊西江夢有一婦人立門而告

曰王若遊西江必待五月覺而乃止○庚申
與許洪材李復基韓賴金敦中等泛舟曲宴
壬戌亦如之乙丑又宴于舟中夜幸玄化寺
道遇大雨馳馬而至○遣知門下省事崔温
祭西京老人堂右副承宣林宗植祭老人星
于海州床山凡內外有老人堂皆遣使祭之
○以文克謙為殿中內給事克謙既貶為黃
州判官吏民愛慕政聲藹然有貴近挾宿憾
搆微過奏請免官王猶憾前事復斥為晉州
判官或奏曰克謙直臣不宜連貶外州以防

言路王不得已乃有是除○夏四月親醮老
人星于內殿○忠州牧副使崔光鈞奏前月
二十八日祭老人星于竹杖寺其夕壽星見
至三獻乃沒王大喜百官稱賀○幸延福亭
宴侍臣于舟中夜半乃罷○禁內六官文臣
表賀壽星再見賜酒果○命太子醮于福源
宮平章事許洪材醮于賞春亭左承宣金敦
中祭于忠州竹杖寺以壽星再見也○王欲
親醮老人星命判禮賓省事金于蕃郎中陳
力升搆堂於眞觀寺南麓又立別祈恩所造

金銀花及金玉器皿○幸和平齋時王遊幸
無時每至佳境輒駐蹕與近倖文臣觴詠忘
返扈從將士疲困生嗔大將軍鄭仲夫出旋
牽龍行首散員李義方李高從之密語仲夫
曰今日文臣得意醉飽武臣皆飢困是可忍
乎仲夫曾有燃鬚之憾遂搆兇謀○五月宴
文臣于和平齋唱和至夜命內侍黃文莊執
筆以書羣臣稱賛聖德謂之太平好文之主
○戊辰幸延福亭夜泛舟宴侍臣庚午亦如
之○移御念賢寺乘輿將發與許洪材李復

基韓賴等置酒舟中君臣皆沉醉夜分忘歸金敦中前白王曰自朝至夜扈從軍卒皆飢倦王何樂之甚且夜晦冥有何觀覽久留此耶王不悅命駕而行已向曉矣○閏月御延福亭夜宴侍臣又命內侍殿中監金闓設宴于延福亭與宰樞承宣臺諫乘舟酣宴徹夜不止翼日羣臣皆大醉揷花滿帽倒戴而退○羣臣賀壽星見王宴常叅官以上親製樂章五首命工歌之結綵棚陳百戲至夜乃罷賜赴宴官馬各一匹是夜又與韓賴李復基

曲宴便殿特賜紅鞓犀帶以示寵異○幸延福亭以內侍黃文莊爲國子博士直翰林院時羣臣皆占所見之物爲嘉瑞蓬艾三莖生於亭以爲瑞草文莊見水鳥指爲玄鶴作詩讃之王稱嘆良久製詩以和之欲拜正言以年少改拜是職

臣等按 自古人君好祥瑞者必有奸諛佞倖之臣又從而中之如指氛祲曰慶雲菌曰芝野鳥曰鸞史不絕書今毅宗失子道失君道獲罪於天祥瑞何從而至哉獻佞

者指妖星爲壽星逢艾爲瑞草水鳥爲玄
鶴一何祥瑞之紛紛也毅宗以妖孽爲祥
瑞矯詐誣妄自欺以欺天天可欺乎其不
保天祿也宜哉
王孫生王喜欲遣使告于金即命同文院移
牒以待金國指揮金主聞之曰彼國誕得繼
孫良爲慶事欲申告謝已識忠勤不煩遠遣
使來○六月延福亭南川堤決命復塞之詔
曰軍卒力竭不能堤防宜發丁坊里築之開
水門四五所創亭堤上植以奇花異木○秋

七月與許洪材李復基韓頼等泛舟于普賢
院南溪置酒唱和○李復基獻服玩及酒肉
脯果王夜泛舟宴宰樞侍臣顧謂復基曰愛
君之忠誰復如卿○以許洪材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崔溫叅知政事李光縉同知樞密
院事梁純精為樞密院副使左遷知樞密院
事徐淳為尚書左僕射判秘書省事淳質直
無華不求媚左右為李復基所短故也入夜
泛舟與洪材及諸侍臣宴○八月延福亭南
川堤又決大發卒塞之怨咨盈路○幸東江

書齋○水州民耕田得金一錠長二寸許頭
尾雙尖狀如龜知州事吴録之取以獻左右
呼萬歲曰天降金龜聖德之應羣臣皆賀○
王幸普賢院武臣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作
亂殺扈從文官宦寺遣兵殺留都文官以王
還宮時王荒逸不恤政事承宣林宗植起居
注韓賴又無遠度怙寵傲物蔑視武士衆怒
益甚丙子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仲夫謂義
方高曰今則吾事可舉然王若便還宮可且
隱忍如又移幸普賢院無失此機翌日王將

幸普賢院至五門前召侍臣行酒酒酣顧左
右曰壯哉此地可以肄兵命武臣爲五兵手
搏戲蓋知武臣觖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
恐武臣見寵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與一
人相搏紹膺不勝而走賴遽前批其頰即墜
階下王與羣臣撫掌大笑宗植李復基亦罵
紹膺於是仲夫金光美梁肅陳俊等失色相
目仲夫厲聲詰賴曰紹膺雖武夫官爲三品
何辱之甚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刃目仲
夫仲夫止之至昏駕近普賢院高與義方先

行矯旨集巡檢軍王纔入院門羣臣將退高
等手殺宗植復基于門左承宣金敦中知亂
作在途佯醉墮馬而逃賴依所親宦官潜匿
御床下王大驚使宦者王光就禁之仲夫曰
禍根韓賴尚在王側請出誅之內侍裴允才
入奏賴挽王衣不出高又拔刃脅之乃出即
殺之指諭金錫才謂義方曰高敢於御前拔
刃耶義方瞋目叱之錫才不復言於是承宣
李世通內侍李唐柱御史雜端金起莘祗候
柳益謙司天監金子期太史令許子端等凡

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積尸如山初鄭李約曰吾曹袒右去幞頭否者皆殺之故武人不去幞頭者亦多被殺唯承宣盧永醇本兵家子且與武臣相善故免王大懼欲慰安其意賜劒諸將武臣益驕橫先是童謠云何處是普賢刹隨此畫同力殺或告鄭李曰敦中先認而逃鄭李驚曰若敦中入城奉太子令閉城門固拒奏捕亂首則事甚危矣如之何義方曰吾爾我不南投江海北投丹狄以避之遂遣疾足者抵京刺探其人夜

入城至敦中家候之寂無人聲問承宣所在答以扈駕不還其人回報鄭李喜曰事已濟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選驍勇直走京城到街衢所殺別監金守藏使入闕執樞密院副使梁純精司天監陰仲寅大府少卿朴甫均監察御史崔東軾內侍祗候金光等內直員僚皆殺之殿中內給事文克謙直省中聞亂逃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曰我前正言文克謙也上若從吾言豈有今日之亂乎願以利劍伏之兵異之擒致諸將前諸將曰吾輩素聞

名者勿殺因于宮城髙義方等率巡檢軍夜
抵太子宮殺行宮别監金居實員外郎李仁
甫等又入泉洞宅殺别常員十餘人使人呼
於道曰凡戴文冠者雖至胥吏俾無遺種卒
伍蜂起搜殺判吏部事致仕崔褎偁判吏部
事許洪材同知樞密院事徐醇知樞密院事
崔溫尚書右丞金敦時國子監大司成李知
深秘書監金光中吏部侍郎尹敦信衛尉少
卿趙文貴大府少卿崔允諝侍郎趙文振内
侍少卿陳玄光侍御史朴允恭兵部郎中康

慶約都省郎中康慶均奉御田致儒祗侯裴
縉裴衍等五十餘人王益懼召仲夫謀弭亂
仲夫唯唯不對王即拜高義方為鷹揚龍虎
軍中郎將其餘武人上將軍例加守司空僕
射大將軍加上將軍以義方兄俊儀為承宣
仲夫等以王還宮

史臣俞升旦曰元首股肱一體相須故古
先哲王視文武如左右手無有彼此輕重
所以君明於上而臣和於朝叛亂之禍無
自而作矣毅宗之初政規模有可觀者誠

得忠正之人而輔之則必有善政可稱於後世矣不幸柔佞佻躁之徒布列左右傾資財於齋醮務宵旰於酒色吟風詠月以代都俞而漸積武夫之怒禍將至矣毅宗命戲兵手欲因厚賜以慰觖望王之心固有度矣而韓賴等慮武夫之見寵遂生忌愎之心遂使烈炎崐岡玉石無分卒致乘輿播遷不獲令終可勝痛哉

九月乙卯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放王于巨濟縣太子于珍島縣殺太孫時王光就謀聚

儕輩討仲夫等韓淑泄謀仲夫等又索隨駕

內侍十餘人宦官十人殺之王坐修文殿飲

酒自若使伶官奏樂夜半乃寢高蔡元欲弒

王梁淑止之仲夫等逼遷王于軍器監太子

于迎恩館遂放王及太子王之愛姬無比逃

匿青郊驛仲夫等欲殺之太后固請乃免從

王而行王於馬上嘆曰若早從克謙之言豈

有是辱金敦中遁入紺嶽山仲夫挾宿怨購

之甚急敦中密使從者入京候家安否從者

利重賞遂以告殺之於沙川邊敦中臨死嘆

曰吾不黨韓李但流矣之變禍延無辜今日
之及宜矣兵部侍郎趙冬曦曾相延基地于
西海道聞變將往東界舉兵討賊至鐵嶺猛
虎當道不得過追騎及而捕之仲夫等議冬
曦素有平耽羅之功將流遠地守者還殺之
投尸于水又殺內侍少卿崔偎流少卿崔偆
員外郎崔值仲夫等欲撤所殺文臣家陳俊
止之曰吾輩所嫉怨者復基賴等四五人今
殺無辜亦已甚矣若盡撤其家其妻子將何
寄生義方等不聽遂縱兵毀之是後武人習

以爲嘗吾有讎怨者輒毁其家

史臣金良鏡曰王之爲太子也仁宗臨薨謂之曰治國須聽鄭襲明之言襲明本自正直加以付托之重進盡忠言裨補闕漏金存中鄭諴等日夜譖而去之王乃代以存中自是倭偉日進忠讜日退王益縱恣溪于逸豫盤遊無度始以擊毬昵仲夫臺諫言之而不聽終以詞章狎韓賴武夫憤怨而不悟卒之韓賴召亂而身死於仲夫之手朝臣盡殲盖其所好終始有異而其

致亂則一也故人主所好不可不慎也
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領兵迎王弟翼陽公
晧即位于大觀殿前王信圖讖之說忌諸弟
王之在潛邸也典籤崔汝諧嘗夢太祖授笏
於王王受而坐龍床汝諧與百官陳賀覺而
奇之以告王王曰慎勿復言此大事也上聞
之必害我矣至是果驗○仲夫等殺嬖宦白
子端王光就倖宦榮儀劉方義等梟首于市
其他宦寺及怙寵驕恣者戮之幾盡初前王
搆三私第曰館北宅曰泉洞宅曰藿井洞宅

聚斂財賄以鉅萬計至是仲夫義方高皆分
占焉○上御修文殿俊儀仲夫義方高侍從
釋文克謙命書批目以任克忠爲中書侍郎
平章事仲夫盧永醇梁淑參知政事韓就爲
樞密院使尹鱗瞻知樞密院事金成美爲僕
射金闡爲樞密院副使李俊儀爲左承宣克
謙爲右承宣李紹膺爲左散騎常侍高爲大
將軍衛尉卿義方爲大將軍殿中監高義方
皆兼執奏奇卓成爲御史臺事蔡元爲將軍
其餘武夫超資越序職兼華要者不可勝數

義方等既白王以克謙為承宣文臣善李公
升等多賴以免武官亦倚之多咨訪故事故
尋兼龍虎軍大將軍○諸武臣會重房恚召
文臣之遺者李高欲盡殺之仲夫止之有軍
士至兵部郎中陳允升家詬曰有旨先詣闕
者拜承宣允升出軍士殺之抱以大石先是
以壽星見創祠于真觀寺南允升董役凡軍
卒輸石必抨而納之故及○冬十月大赦以
仲夫義方高為壁上功臣圖形閣上梁淑蔡
元次之加朝臣爵一級召還金貽永李緯升

鄭叙等皆復職田以晝鷄流矣之事流竄者
皆令赴京仲夫以西海道郡縣屬其鄉海州
義方以外鄉金濤為縣令官○遣工部郎中
庾應圭如金上表曰伏見臣兄晛久尊周室
樂率漢藩緣感疾於中身遂抱羸於積稔十
全不能措其手一丸豈復効其靈沉綿浸深
頓仆是懼頃因脫釋於重負始欲保守於餘
生盖由承稟臣先國王臣某遺屬以臣忝為
同母之親可付先祊之業令臣權守軍國事
務而臣避之無計受亦誠難捋籲呼以上聞

顧跋涉之愈遠又黎庶不可以無主保釐不
可以闕人勉副羣情假司分寄敢具事實以
達宸嚴前王表曰臣久纏疾恙漸致衰羸襟
靈以之昏荒氣力以之消沮醫攻熨而莫效
藥瞑眩而不瘳豎居膏肓天奪魂魄以至祗
服前人之訓言率先列國之貢藝而乃民政
堆案而或廢於剖決國賓踵門而或失於將
迎為邦之道既隳事主之儀多闕今則伏在
床枕幾委體支仰繄覆露之私深念播留之
業臣昔逮事臣父先國王嘗屬臣云苟有遹

代必先弟及今臣有元子泓少而無慧長且
多愆未堪主鬯以展勤劬復奉藩而受職竊
見臣弟晧忠順之德夙勤於君親睦恭之心
無懈於朝夕載嘉淑行之如始益體理命之
有徵乃以臣弟晧權守軍國事務敢茲上聞
冀照下懇

史臣金良鏡曰昔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
澄上疏言時事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
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
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渴不

足懼水旱虫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
廉恥道喪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毁譽
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歐陽公記
此言曰凡為國家者可不戒哉有是哉斯
言也夫前君崇奉佛法敬信神祇別立經
色威儀色祈恩色大醮色齋醮之費徵歛
無度區區事佛事神而姦諛若李復基林
宗植韓賴為左右憸壬若鄭諴王光就白
子端為內官阿曲若榮儀金子幾為術士
所幸嬖妾無比主於內希意導志更相妖

媚利口紛騰讜言踈絶變生輦轂之間而
卒莫之知也此豈懼其所不懼不畏其所
畏之然耶且禍亂之初無一人效死遁伐
之後造僞飾辭如此尤可嘆也

金遣大宗正丞耶律紀來賀生辰紀至境邊
吏以前王讓位却之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五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六

高麗紀

明宗光孝正一

諱晧字之旦舊諱所毅宗母弟初封翼陽侯鄭仲夫廢毅宗迎入之柔懦無斷政在於下為忠獻所廢在位二十七年壽七十二

辛卯元年宋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元子璹冠○李義方等殺大將軍韓順將軍韓恭申大輿史直哉流車仲規于外初順等相與言義方李

高等擅殺朝臣害及忠良非義也義方等聞
之執而殺之惟仲娚義方素以親流之○李
高伏誅高有非望之志陰結惡小及法雲寺
僧修惠閑國寺僧玄素等日夜宴飲因謂曰
大事若成汝輩皆登峻班遂作僞制及元子
冠王將宴于麗正宮高爲宣花使當預宴陰
令玄素招致惡小于法雲寺修惠房斬馬饗
之使各袖刃隱于墻屛間將作亂有校尉金
大用之子爲高驅使聞其謀以告大用大用
與內侍將軍蔡元善遂告之義方素惡高逼

已至是亦知其謀與元侯高等至宮門外即以鐵鎚擊殺之令巡檢軍分捕其母及黨與皆誅之其父嘗以高不肖不以為子故免死配流○夏四月蔡元陰謀盡殺朝臣事泄義方又忌之遂斬于朝并捕門客羣小皆斬之

○五月庚膺圭還自金膺圭初入境金主詔婆娑路不納令有司移文詳問膺圭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命皓權攝國事金主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膺圭至金主覽表曰爾國雖小亦知君臣之

義兄弟之序乃何廢兄篡位造飾虛辭欺罔
上國合行天誅以懲其罪應圭對曰前王不
幸有疾子尔不慧故遵父王遺命讓位于弟
耳小國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就湯鑊斧鉞
之誅更無異辭竟不屈帝猶疑之遂回詔不
允前王讓位曰卿襲封二紀作屛一邦近者
屢愆信使之期徒有郵書之報向深憂乎爰
故令始閲于封章稱疾疹之淹延懼保釐之
曠闕述其父命之遺囑欲以弟及而相傳付
之伊人攝以國事卿言雖順朕意未孚續遣

使馹往詢厥事以詔授應圭應圭奏曰陪臣所獻二表也新王表令無回詔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臣之職也因不食具服立庭向闕待命晝夜不移三日館伴以聞金主屢使勸食猶不食從者夜密進水醬應圭厲聲曰汝亦人耳何行詐之甚耶及五日形容甚枯氣息將絶力不能立數至僵仆金主憐其忠誠遣大臣慰諭曰爾國雖小有臣若此已寢問罪之議欲降依允之詔汝就食　毋以傷生應圭曰宸眷雖厚臣不受回詔何敢食受詔之

日乃臣續命之秋不食七日帝益憐之授回
詔賜御饌幣帛厚慰而送之及還以功擢授
軍器監兼太子中舍人賜金紫宰相又請録
應圭子孫以勸後来從之○分揚廣忠清州
道慶尚晋陜州道爲二道○金詢問使完顔
靖等来王迎詔于大觀殿乃賜前王詔也詔
曰卿撫有甸邦踐修世美及當茲歲付上封
章告厥疾已曠於保釐謂其子不能於負荷
述前人之遺囑讓毋弟而相傳尚慮未出於
誠心是用往須於詢問使騑来復奏牘宜詳

○平章事徐恭卒恭有膽略善騎射六爲兩
界兵馬使士卒樂附及爲宰相志益謙遜深
疾文驕慠禮遇武人故庚寅之亂重房令以
巡檢軍二十人環衛其第不及於禍○秋八
月完顏靖還靖之來王稱前王已避位出居
他所病篤不能就位拜命路又險遠非使者
所宜往靖以故不得見前王王乃具前王表
以附靖行○九月左諫議金莘尹右諫議金
甫當左散騎常侍李紹膺左司諫李應招右
正言崔讜等上䟽以爲前朝宰相崔允儀諫

議李元胥中丞吳中正等署官官鄭告告身西海按察使朴純撒妄奏老人星見知水州事吳錄之妄獻金龜之瑞請皆禁錮子孫且承宣王之喉舌但出納惟允可也今李俊儀文克謙職兼臺省居中用事請解兼官允之唯俊儀克謙事不允翼日諫官伏閤力爭俊儀因醉使巡檢軍辱之王聞之召俊儀慰解囚諫官于隍城左遷莘尹判大府事甫當為工部侍郎應招為禮部員外郎讜為殿中內給事改俊儀為衛尉少卿克謙為大府少卿

○辛卯日有黑子大如桃○冬十月設百座
于宣慶殿飯僧三萬○宮闕災諸寺僧及府
衛軍詣闕將救火鄭仲夫李俊儀李儀方等
恐有變閉紫城門不納殿宇悉火王出山呼
亭痛哭庚應圭詣景靈殿抱王室祖真以出
又至中書省出國印○以王生日為乾興節
○戊午日有黑子大如桃○遣禮部侍郎張
翼明都部署黃公遇如金告奏
二年宋乾道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正月謁景靈殿○以
鄭仲夫判西北兵馬事金闡為兵馬使又尹

鱗瞻判東北面兵馬事陳俊為兵馬使◯二月張益明黄公遇還自金勅曰卿逖居侯土望重邦人固常公耳以為心適會友于之遘疾累封章而數奏述遜讓之由来攝位從宜投誠有請意欲承家而保國義當垂許以加懇肆因使价之還姑用俞音之布續當遣使冊命◯有司請依太祖舊制以二月望燈燃王從之明年復用上元◯三月遣尚書右丞李文著侍郎崔誧如金賀上尊號◯夏五月金遣大府監上輕車都尉烏古論仲榮翰林

直學士張亨來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高麗
國王仍賜晃服金印象輅鞍馬匹段弓矢等
物○左承宣李俊儀奏請置諸州任內五十
三縣監務命羣臣議以俊儀勢重性且倩險
無敢異同○西北面兵馬使大將軍宋有仁
乞觧以金吾衛大將軍于學儒代之自庚寅
之後北人橫恣昌州人殺其守愛妓置之衙
門成州人議滅三登縣有不從者殺數十人
鐵州人議殺其長格鬪而死有仁不能制懼
害及己稱疾乞代學儒亦不能制○秋七月

王以宮闕災蟲食松葉乾文優寬下詔責躬
赦○八月遣太僕卿金暉如金謝封冊○冬
十一月幸普濟寺自此屢幸寺院
癸巳三年（宋乾道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夏四月冊元子琦為王
太子又封王女為宮主近臣上壽夜分未罷
左右梢喧左副承文克謙諫曰
以褻者可不戒哉因勸王入内右承宣李俊
儀怒罵克謙李義方携妓入中房與諸將縱
飲喧噱擊鼓聲聞内畧無畏忌○秋八月
東北面兵馬使諫議大夫金甫當起兵於東

界甫當有膽氣鄭仲夫李義方等忌之甫當
欲討鄭李復立前王與錄事李敬直及張純
錫謀以純錫及柳寅俊為南路兵馬使裴允
材為西海道兵馬使使發兵乃與東北面知
兵馬事韓彥國擧兵應之純錫寅俊等至巨
濟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義方聞之使將軍
李義旼散外朴存威領兵趣南路又遣兵於
西海路以圖之義旼慶州人身長八尺膂力
絶人與兄二人橫於鄉曲為人患按廉使金
子陽收掠拷問二兄瘦死獄中獨義旼不死

子陽選補京軍携妻負戴到京會暮夜城門已閉投宿城南夢有長梯自城門至闕歷梯而登覺而異之善手搏毅宗愛之庚寅之亂義旼所殺居多

臣等按善觀人者不觀其立功之成敗而觀其行事之是非用心之邪正心苟正矣事苟是矣則雖不能成功亦可取矣如甫當是已當其起兵於東南也慷慨發憤以討逆亂救君父為己之任其用心不可謂之不正矣其與敬直純錫寅俊諸輩同奉

前王以大義可謂名正言順而事其尓出於是者不幸而敗至於殺身良可惜也獨其臨死一言貽禍於文士靡遺噍類其與始終全節有間矣然大綱既正豈可以為成敗論人乎以甫當之賢而尚不齒於列傳何也

九月李義方殺金甫當韓彥國李敬直遂大殺文臣先是安北都護府執甫當敬直等送于京義方鞫殺之甫當之謀擧兵也內侍陳義光裴允材知之甫當臨死誣曰凡諸文臣

孰不與謀於是一切誅戮或投江水一卒執
縛宰相尹鱗瞻次縛度應主應主厲聲叱曰
汝賤卒敢辱宰相與郎官乎卒不敢近應主
往見諸將曰亘古以來未聞無禮義而能保
國家者也且古刑法不上大夫公等有志正
國宜法古先奈何使賤卒縛辱大臣況尹公
有將略廟謀國有大事捨此不可又多殺無
辜必有殃禍諸將曰庚寅之事徽公告奏吾
屬葅醢矣乃迎坐禮之遂解鱗瞻縛時文士
戮且盡中外洶洶莫保朝夕郎將金富謂仲

夫義方曰天意未可知人心可可惻恃力不揆義猶雖衣冠世寧以金甫當予吾輩有子女者悉令通婚文吏以安其心可久之道也衆從之自是稍止

臣等按漢有黨錮之禍士類殲滅唐有白馬之變清流幾盡其禍憯矣然未若庚癸之亂雖猶縉紳靡有孑遺之尤憯也自是武臣專擅威福與奪廢置生殺皆在掌握區東班者為積威所刼臬首重足莫敢誰何况夫返將接跡而起終高麗之世禍日

滋蔓不可復救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殺宗有爲

冬十月李義旼弑前王于慶州初義旼等至慶州有人遮說曰前王來此非州人意乃由張純錫柳寅俊等爾令見其徒不過數百皆烏合之衆去其魁則餘悉潰走請必留吾歸圖之常願勿加罪州人耳義旼曰我在勿憂也其人遂入州謀諸衆曰純錫輩非令王所遣殺之何害夜以兵圍而攻之斬數百人幽前王于客舍使人守之庚申引義旼等入城

出前王至坤元寺北淵上獻酒数盃義畋拉
脊骨應手有聲便大笑朴存威裹以褥合兩
釜投淵中忽有旋風卒起塵沙飛揚人皆呼
譟而散寺僧有善泅者取釜棄屍出水涘
有日魚鼈烏鳶不敢傷前副戶長弼仁等竊
具棺奉瘞水濱初前王宴金使使見承宣金
敢中問於執禮曰彼皙而長者貴而甚文其
名爲誰荅曰名敢中相國金富軾之子中魁
第者也金使曰果信矣王聞之使請曰寡人
壽幾何金使曰國王之壽久不可壽令滿庭

老少之臣盡逝然後有臨川之患王自計必
壽不復問臨川之患及庚癸之亂老少文臣
皆被害而王亦遇淵上之變其言果驗○李
義方以其從兄郎將李春夫及杜景升為南
路宣諭使椿夫性酷多殺邑宰景升從容謂
曰受命之日以謂方鎮構逆州郡嚮應禍亂
連結恐難卒定賴公威靈殲厥巨魁先聲以
所暨束手請命誅戮已多請自今皆寬之脫
有反狀情迹昭著然後誅之椿夫從之南方
悅服椿夫謂景升曰始以公為庸怯今乃知

公寬大謹慎能濟大事向非公策豈特横逆未息亦使我陷於不義因結為刎頸交○制自三京四都護八牧以至郡縣館驛之任並用武人以李義方為衛尉卿興威衛攝大將軍知兵部事

四年宋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春正月歸法寺僧百餘人犯城北門殺宣諭僧錄彥宣李義方率兵千餘擊殺數十僧餘皆散去兵卒死傷者亦多重光弘護歸法弘化諸寺僧二千餘人集城東門門閉乃燒城外人家欲延燒崇仁門

入殺義方兄弟義方知之徵集府兵逐之斬
僧百餘府兵亦多死者乃令府兵分守城門
禁僧出入遣府兵破重光弘護歸法龍興妙
智福興寺等李俊儀止之義方怒曰若從爾
言事不成遂焚其寺取貨財器皿以歸矣僧
徒要擊於路還奪之府兵死者甚衆俊儀罵
義方曰汝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第宅
姬妾一也脊奸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
也義方大怒拔劒欲斬之文克謙止之曰以
弟殺兄惡大莫爲何面目見人乎若吾言不

可聽請先殺我義方與克謙善且其第隣爲
克謙女婿故從其言俊儀走出西門義方引
劒劃其冒而卧鄭仲夫曰兄弟鬪於宮中何
理耶欲執俊儀殺之仲夫妻聞之使人謂曰
義方之兄弟事於卿何與由是俊儀得免然
交舊莫敢往見門客亦散俊儀往謝義方義
方亦潛往謝之○三月太子納李義方女爲
妃○夏五月命指諭于光胤白仁至行首李
冠夫宋羣秀慶大升牽龍車若松等打毬賜
緩綃有差○制左蘸白岳山右蘸白馬山北

蘊箕達山置延基宮闕造成官○秋九月西京留守兵部尚書趙位寵起兵謀討仲夫義方檄召東北兩界諸城曰側聞上京重房議曰近北界諸城率多桀驁宜往攻討兵已大發其可安坐自就誅戮宜各糾合兵馬速赴西京於是岊嶺以北四十餘城皆應之○冬十月延州人推玄德秀權行兵馬臺事以拒趙位寵位寵之檄召也德秀與其父都領單漸謂州軍將曰昔契丹蕭遜寧侵我列城並降而獨我州屹然固守切載王府令位寵包

蔵禍心旅拒王命天地所不容苟懷忠義者
可忍從命耶遂與州將向闕羅拜連呼萬歲
閉城固守位寵遣人牒近州曰今北界四十
餘城軍馬已會于此獨甯城不至將擧鋭兵
問罪愼勿聽二三人語宜秣馬興師速赴西
都城中推德秀主兵馬德秀遣州將彥通等
三十餘人擒賫牒者殺之位寵又牒云今發
兵者將以救北藩列城也列城兵已至淸川
江獨甯城不至將發兵往攻滅之於是州人
頗洶洶或欲應位寵者德秀詐爲以孟州將

吏書客令城外民投城中曰京軍十領已踰鐵嶺自東界將擣西都凡州鎭為位寵詿誤者毋輕發兵其各堅守以待之城中人信之無二心德秀與州副使崔愽文判官安之彦金公裕等分兵屯守諸門○遣中書侍郎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以擊位寵又遣內侍禮部郎中崔均為東北路都指揮使徃諭諸城○兵馬使車仲圭趣延州至雲畔驛雲州人殺之分臺監察御史林攉才錄事李唐就等懷印至延州曰兵馬使既死吾等無所歸請

沽我輩於是州人以玄德秀爲宣旨別監將
軍利厚權行兵馬使事德秀權監倉使事唐
就仍爲兵馬錄事遂易置部署嚴兵守之安
北都領姜遇文與三十四城都領致書延州
曰上京將叢大兵以討北藩諸城諸城實無
罪故西京趙尙書欲救吾等徵召軍馬而獨
貴城不至何也若有異謀不從者當赤其族
宜率軍馬赴西京使無後悔○尹鱗瞻與西
兵戰敗績鱗瞻至岊嶺驛會大風雪西兵冒
雪從嶺而下出不意急擊官軍亂遂奔潰鱗

瞻欲冒入敵中都知兵馬事鄭箚止之曰主
將不宜自輕遂檛鱗瞻馬潰圍突出僅獲免
收軍而還○西兵陷和州兵馬副使崔均等
死之均歷抵登和等數十城回至寶龍驛王
遣中郎將李景伯權授均禮部侍郎充兵馬
副使與兵馬使合擊西兵均聞命謂景伯曰
吾觀諸城與伍寵連結皆懷二心敵兵若至
向背未可知然君命可避乎即入和州營是
夜敵將金朴升趙冠等來攻郎將李琚開門
納之均與兵馬使大將軍李儀御史智仁挺

被執均罵曰汝賊帥位寵起自行伍位至人
座國恩莫大而乃忘恩背義擧兵搆逆天地
神人所共憤其亡可立待也汝等助其凶惡
拘執王人若官軍繼至則汝輩何逃均儀及
幕僚軍校皆遇害均才學出羣初宰相崔允
儀將終毅宗遣中人問所欲言奏曰臣蒙國
重恩更無所望為國大用者唯崔均耳及金
遣使問王即位之故命均為接伴使金使屢
致詰隨問辨解無差舛金使服其敏文才吏
幹俱優未及大用人皆惜之○以將軍杜景

升為東路加發兵馬副使景升率兵五千餘人至孤山分軍為三以左右翼急擊西兵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比至宣州金朴升列車城門以拒之景升又選銳攻拔其城擒斬朴升傳首京城諸州鎮稍稍來歸景升至孟州敵兵據險拒之與李儀旼石磷等共擊破之斬首四百孟德二州兵亦棄城走景升慰諭居民令各按堵◯西兵攻延州玄德秀擊破之先是雲州郎將君禹遣邊孟賚書諭延州曰西京差官率四十餘城及諸寺院僧雜軍萬

餘欲侵貴城宜愼思之其速赴名林擢才斬
盂頭梟示城外俄而西兵来攻城擢才擊破
之至暮西兵復屯城南諭之曰東北諸城擧
兵欲正三韓獨城不應故擧兵来攻也苟有
人斬利享兄弟擢才唐執等開門出降將加
享賞不爾必屠之德秀率軍出擊之西兵大
潰○西兵向京都来屯京西路上李義方怒
甚執西京人尚書尹仁美大將軍金德臣將
軍金錫村無貴賤悉殺之梟示于市領兵而
出先遣崔淑等數十騎衝陣突擊殺數人諸

軍乗之西兵驚乱大敗而走義方乗勝逐北
至大同江位寵收散兵復守城義方屯兵城
外留月餘嘗寒不能戰復為西兵所敗乃還
○官軍捕斬位寵子卿及將軍禹為善傳首
于京○十一月西兵復圍延州數重玄德秀
遣高勇之李唐就等急擊大敗之擒殺甚衆
復攻城德秀又出擊破之獲兵仗無筭○復
命平章事尹鱗瞻為元帥樞密院副使奇卓
誠副之知樞密院事陳俊為左軍兵馬使同
知樞密院事慶珍為右軍兵馬使上將軍崔

忠烈為中軍兵馬使攝大將軍鄭筠知兵馬
事上將軍趙彦為前軍兵馬使攝大將軍文
章弼知兵馬事上將軍李齊晃為後軍兵馬
使司宰卿河斯清知兵馬事復攻西京○十
二月杜景升還王曰卿以死許國使凶徒挫
氣殄切不細然大憝尚存社稷之恥也卿其
勉之仍命為後軍揔管使○李義方伏誅義
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濁乱朝政衆心憤
怨時尹鱗瞻治兵西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
出宣義門外鄭筠密誘僧宗旵等托有求許

隨義方後伺隙斬之分捕俊儀及兄弟其黨
高得元柳允元等皆殺之王慮軍中驚擾遣
度應圭諭之軍中皆疑文臣嗾僧徒為變欲
殺鱗瞻應圭還告仲夫遣人諭其意然後乃
止僧徒以為賊臣之女不可以配東宮奏黜
義方女遂聚普濟寺不爨王遣知奏事李光
挺左副承宣文克謙慰諭○尹鱗瞻等謂諸
將曰我招招携者附于內伐叛者披其枝今
位寵腹心在漣州我若先攻西京則在漣州
者招誘北人共為掎角我腹背受敵非計之

善也令漣州負恃西都而不虞我之至也宜先攻漣州漣州若下北州州諸城必皆歸順然後率順而攻逆則意全力一筬不濟矣遂趣漣州○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惟清卒惟清昌原郡人平章事奭之子少孤嗜學經史子集靡不該通中第乃曰學優然後仕杜門讀書不求仕宦有薦舉者即曰學未就固辭久之被薦直翰林院累官至平章事庚癸之亂文臣皆被害而諸將素服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惟清暨功之親俱免於禍王即位以宿德

復相嘗遞李翰林集注及柳文事實王覽之嘉賞鏤板以傳性好浮屠日誦佛經○以鄭仲夫為門下侍郎陳俊參知政事慶孫知門下省事奇卓誠知樞密院事宋有仁為樞密院副使李光挺為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先是仲夫見李蔡見殺内懼欲辭位杜門不出義方兄弟携酒饌詣其家致款仲夫迎入以實告之義方等相與約誓結為父子言甚切至仲夫安之至是拜侍中廣植田園家僮門客依勢横恣中外苦之有仁初娶宋商徐德

彥之妻貲財鉅萬睿宗朝賂宦者拜攝大將軍頗與文官交通性来武官常疾之及仲夫用事有仁自處孤危禍及已逐妻求娶於仲夫女仲夫許之至是驟登樞府大張禍福進退人物皆出其口

乙未五年宋淳熙二年金大定十五年春正月趙位寵遣兵攻曜德縣王遣工部侍郎庾應圭給事中史正儒宣諭曰朕因臣民推戴丕承祖業頃有賊臣專擅國政多行不義以致人心怨叛干戈爛熳朕甚哀慟其賊臣已從卿等表奏舉義

掃蕩卿等又奏降使宣諭嘉乃忠誠遣使宣
諭體朕至意更勵忠誠王以應圭素有名望
曾命宣諭諸城諸城稍稍歸順至是更遣之
應圭見位寵諭以君臣大義辭意慷慨位寵
即上表請降應圭將還西京裨將李仁白明
等據應圭鞍辭頗不恭應圭罵曰微卒何得
無禮於使命耶行至生陽驛正儒困且疾請
留宿應圭曰幸脫虎口宜達曙亟行以避不
測之變至高原洞仙兩驛正儒復固請留宿
又不聽翌日入京位寵悔之果遣精騎追至

洞仙驛不及不勝忿斬館吏而還○趙位寵
使左營郎將徐後明上表賀誅義方王拘留
後明於法雲寺○二月諸城兵復攻延州玄
德秀擊敗之○三月漣州以官軍攻圍請救
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官軍從間道擊之斬
一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二十餘人○夏四月
官軍遇西兵于蒭院掩擊之斬七百餘級虜
六十餘人○下教曰朕以凉德謬承丕緒智
術寡昧刑政乖錯威輕德薄不能御下西北
人民連謀不軌自庚寅癸巳迄于至今殺傷

滿野干戈不息感傷和氣天變屢見茲乃寡
人丕德所致焦心勞思不遑寧處書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安民最為要務分擾列郡者
不得殘害百姓使流離失所獄者人之大命
書曰刑期無刑故閱實原情究其終始庶無
濫刑其爾刑官以茲折獄比来奔競成風刑
刑濫失不能關公門杜私路廣進賢之道賞
罰者主人之柄而近者權臣在朝威福出自
私門乱常失序此風不革有損國家後有如
此等事有司舉法論罪今者民俗偷薄生不

能養親死不能追遠如有忠孝友恭者皆旌勸之又華移踰度宴飮過極其悉除之若金銀物飾亦不得施用寡人獨智不能施設省臺諸司各陳無隱○五月丙申葬前王崇百官玄冠素服三日壬寅命内侍十人護葬陵曰禧諡莊孝廟號毅宗位寵擧兵聲言義方殺君不葬之罪故奉葬禧陵而安其鎮於海安寺將軍朴存威嘗使於雲中道每誇納釜之事至是雲州人應位寵斬之○六月後軍摠管杜景升以漣州久不下積土城外樹大

砲攻城拔之又斬義州都領崔歆若及令猷令英等於是西北諸城皆復迎降遂移師攻西京尹鱗瞻曰西京城險而固若久勞之卒蟻附而攻非計也但久圍之無使出掠且復招懷開示生路則城中被刼者必謀出降若爾位寵乃一鍼因耳何能為乎乃於城東北築土山而成之位寵食盡至啗人屍時出挑戰堅壁不出有擒獲者賜以衣食而遣之城中聞之縋城来附者甚衆○秋七月趙位寵遣金存心趙規如金奏李義方放弑之罪

存心中道殺規来泊禮安江王命中使迎勞
拜存心為内侍閤門祇候其率行軍將六十
人職賞有差○八月以寧延二州不附位寵
固守其城除安北戶長魯文腴為閤門祇候
玄德秀父延州都領畢胤為將軍候居其鄉
德秀為内侍祇候安北都領姜遇丈宋子清
文臣職職賞有差使皆居京盖安北初附位
寵而後背之也○箕業及帯彭之緒譜承宣
宋智仁進士秦公緒陰與南賊石令史謀誅
亂王命内侍李存章郎將車若松鞫之逮繫

甚緊吏命內侍尹民瞻上將軍崔世輔按驗
皆流海島又開城門大索陰謀者大府少卿
李商老坐誣配海島百司雖知其寃然畏法
無敢言者〇九月忠嶺兵馬使大將軍康漸
與伍寵戰敗績免其官〇官軍與西兵戰大
敗之斬獲三千餘級據其要害鳳凰頭城之
〇工部侍郎庾應圭卒應圭平章事弼之子
性穎悟美風儀時人謂之玉人善屬文再舉
不第入補內侍操行貞固持議端方斷事若
風成然出倅南京政尚清介一芥不取於人

其妻因免乳得疾但菜羹而已有一衙吏容
饋隻雉妻曰良人平生未嘗受人饋遺豈宜
以我口腹累良人清德耶吏慚而退南人頌
之嘗告癸于金金人高其使節每於使介往
来必問否卒年四十五歲◯太子納信安伯
城之女為妃◯冬十月趙位寵遣徐彥等如
金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仲夫郎
將李義方弑之臣位寵請以慈悲嶺以西至
鴨綠江四十餘城内屬請兵助援金主執送
彥等十一月有人誣告重房曰文臣與南

賊潛謀作亂發流都校丞金允升等七人于島貶兵部尚書李允修為巨濟縣令○設八關會時因西征衛卒乏少加發四百人歸衛國拔猛班皆持釼戟環衛毬庭○侍中鄭仲夫修普濟寺設落成會請王臨幸有司諫止之仲夫陰令僧錄司奏請親幸具盛饌以進王不欲久留命宰樞承宣侍臣同時赴宴○十二月賜鄭仲夫几杖仲夫年已七十不欲去位郎中張忠義阿意說之曰宰相賜几杖則雖七十不致仕仲夫悅諷禮官依漢孔光

故事賜几杖國事皆関决時坐重房議人罪
百僚詣門賀
六年(宋淳熙三年金大定十六年)春正月金遣大監阿典
溥等來賀生辰時軍旅西征慮客使覘我虛
實選神騎抄猛班迎于道路○公州鳴鶴所
民亡伊亡所伊等嘯聚黨與自稱山行兵馬
使攻陷公州遣祇候蔡元富郎將朴剛壽等
宣諭不從二月命大將軍丁黃載將軍張博
仁等討之○金人兵船以十餘艘侵掠東海
霜陰縣○三月趙位寵使人詐為居士服請

兵於西北州鎮至静州被執〇鄭仲夫以病
請免〇東海水黃濁三日變為血色〇麟州
人康夫禄升鄭匡等殺防守將軍蔡允和王
遣内侍祗候崔存往諭之未幾又殺義州分
道將軍尹光輔防禦判官李彦升以應位寵
位寵遣人署諸城首儫以偽官麟州都領郎
將洪德謀執其人以拒之夫等袖刃至德家
欲害之德伏兵於門斬之〇位寵出城與官
軍戰佯敗而還官逐至龍興德部矣位寵回
軍擊之官軍死者甚多〇兵馬使奏與南賊

戰不利士卒多亡請募僧以濟師○夏六月陞亡尹鄉鳴鶴所為忠順縣 尹鱗瞻攻拔西京斬位寵時鱗瞻攻通陽門杜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中大潰擒位寵斬之因其黨十餘人餘皆慰撫居民安堵如故謁太祖真殿函位寵首遣兵馬副使蔡祥正来告捷梟其首于市又送位寵妻孥及俘獲百餘人先是鱗瞻忽聞西京城上讙譟問之云城上人呼立龍而賀之鱗瞻曰位寵將死矣去人與頭豈可生乎

臣等按 弑逆之賊得而誅之雖以鄰國之大夫亦得沐浴而請討况其一國之臣子乎然則位寵之稱兵討賊可謂義乎為其君父而復讎烏得謂非義乎仲夫義方義眩天下之大惡屠戮縉紳放弑君父肆行而無忌憚則當北面非先朝者其可恝視而不之討乎此位寵之所不不得不擧也其擧也以義而不能濟事卒歸於叛國何哉蓋以其所擧之時非也若是則當以何時而擧耶當甫當之擧義兵使位寵審其

時勢早為之計併謀協力送為掎角甫當
攻於前王寵議於後則為亂賊者腹背受
敵將狼顧滑息授首亟擒之不暇矣於是
而誅亂逆之賊於是而立前王之位於是
而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庶幾得春秋
誅亂討賊之義矣顧乃逡巡畏縮逗遛不
決者有年甫當已死毅廟已棄明宗之位
已定亂逆之黨盤據然後謀動干戈於邦
內搆釁生事於他國其為計不亦誤乎此
所謂所擧者雖義而所擧之時非也其所

失如此雖欲免叛國之罪得乎
遣樞密院副使李文著大將軍宋慶寶往西京奬諭諸將○秋七月尹鱗瞻遣秘書少監庾世績表賀平西授世績少府監遣吏部侍郎吳光陟詔班師加尹鱗瞻推忠靖難匡國功臣上柱國監修國史遣叅知政事陳俊迓勞諸將于金郊驛遣弟平凉侯以賜宴于馬川亭諸將凱還賜宴勞之○八月將軍金光英路遇一旗頭來揖馬前者光英怒其不拜捉囚于街衢其黨羣聚擅放之便至光英

家呼譟光英拔戟拒之衆怒甚光美懼踰垣
而避其衆毁屋舍乃去○諸領府軍人揭匿
名榜云侍中鄭仲夫及子承宣筠女壻僕射
宋有仁擅權橫恣南賊之起其源繇此若發
軍征討必先去此輩然後可筠聞之懼乞解
職累日不出○以朴挺蕤為西京　副留
守○九月南賊攻陷禮山縣殺監務○將軍
李永齡別將高得時隊正敬章等為李義方
謀報仇於鄭重夫事泄重房捕竄于遠島永
齡等本義方門客也良醞　令同正盧若純

主事同正韓受圖詐為平章事李公升尚書
右丞咸有一內侍將作少監獨狐孝等書投
亡伊欲引與為亂亡伊執其使送于安撫別
監盧若沖若沖收械押還王命承宣文章弼
鞫問若純等曰今弑之賊當途 為大官吾
輩不勝憤激欲引外賊與之誅剪顧吾輩名
微恐或不從以公升等素有物望故詐為其
書耳王聞而義之重房奏請其罪皆黥配遠
島若沖以若純之兄亦坐黜 冬十一月遣
將軍吳叔夫如金賀正將軍吳光陟郞中尹

宗誨進玉帶二腰謝執送徐彦○十二月中
書侍郎平章事尹鱗瞻卒鱗瞻平章事彦頤
之子為人聰悟過人雖千百人一問姓名輒
記不忘庚寅之後武臣用事鱗瞻每被掣肘
脂韋自保而已及平西賞罰不中措置失宜
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遣大
將軍鄭世猷李夫為處置兵馬使分左右道
往討南賊世猷等聚閱國寺門前鍊兵閱月
而後行○初西北諸城皆附趙位寵宣州鄉
貢進士房瑞鸞謂其兄孝孫得齡曰今位寵

脅誘諸城土豪偽署官職令收兵赴西京我
書亦預其中吾婦翁尹仲瞻以兵馬判官在
從兄鱗瞻麾下婿攻婦翁情所不忍況位寵
所謀不軌終必自敗兄宜熟計孝孫等然之
夜密誘州人曰位寵始以誅賊臣為名故諸
城嚮應稱兵詣闕及至郊圻交鋒輒敗官軍
追擊僵尸盈途雖欲收餘燼復謀旅拒氣勢
已沮不可復振所恃者惟險固耳若王師一
朝猝拔西京枝軍臨之闔城必為虀粉且位
寵之志不止討賊若不改圖恐與同惡流醜

後世令欲率先倡義去逆効順諸君亦有意乎州人皆服有都領郎將義儒受偽署為將軍獨不可孝琢狙射斃之即遣人告義州義州人亦殺偽首景緯等以應俱遣人從間道賫賊首飛報行營諸城聞之皆罷兵事聞王嘉之賜孝琢爵散員瑞鸞以同正屬內侍得齡留本州為戶長至是州人嫉孝琢獨受爵賞遂殺得齡及其母

丁酉七年（宋淳熙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春正月亡伊亡所伊來降賜廩粟命監察御史金德剛押送其鄉○

二月全羅州道按察使報彌勒山賊降○乙
伊等復叛寇伽耶寺○壬午大霧二十餘日
連晝夜日月無光○興王寺僧上章僧統冲
曦潛結僧徒謀簒逆遠鞠之知其誣即釋之
○南賊寇黃驪縣又鎮州○右道兵馬軍使
擒斬伽耶山賊首孫清及黨其清嘗自兵馬
馬使○盜起西海道遣戶部員外郎朴紹贊
州縣兵討之○三月吴光陟還自金言所進
玉帶其一乃石乳非玉有司奏之帝曰小國
無辨識者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

物若復却之豈禮體耶王聞之慚懼遣郎中
朴孝縉表謝乞罪○亡伊等焚弘慶院殺居
僧十餘人逼令住持僧賫書赴京略云既陞
我鄉為縣又置守以安撫旋復發兵来討收
繫我母妻其意安在寧死鋒釰終不為降虜
必至王京然後已○左道兵馬使擒賊首李
光等十餘人○夏四月義静二州叛遣直門
下史正儒諭之○南賊陷牙州時清州管内
郡縣皆陷於賊唯清堅守○重房奏東北兩
界州鎮判官不許以宦官補從之主是議者

将軍洪仲邦也武官金敦義等六人伺仲邦
出遮道號訴重房捕得之黥配于島◯五月
遣宣旨使用別監審覈南賊制置左右道兵
馬使戮切多少詔削忠順縣號◯趙位寵
餘衆五百餘人作乱殺留守判官朴寧及初
請降者副留守朴挺義司録金得礪等潜竄
獲免初王師之攻圍也踰城降者無慮千餘
人及陥城丁壯皆逃匿厥後其降者以逃者
為叛妻略婦女攘奪財産丁壯作乱致此而
庱遣大将軍李景伯郎中朴紹往諭之◯内

侍郎將兼兵部外外郎莊甫性剛正不阿權貴嘗面責内侍將軍鄭存實接人驕傲重房聞之劾甫陵辱長官議欲貶臣濟縣令甫不勝憤怒詣樞密院謂院使上將軍李光挺副使上將軍崔忠烈曰竊聞公等欲貶甫海上甫有何罪耶聲色俱厲光挺等怒即配遠島陰使人擠於江中聞者惜之○六月金擴宣使大府監徒單良臣來其來也國家疑西京餘孽梗路託言軍旅之後船路大瘦從他路迎候仍遣戶部郎中朴紿中郎將牙應時率

官軍及神騎軍八十人往備不虞行至通德
驛賊果猝出掩擊死者十八九絡亦遇害○
辛卯震大廟○亡伊遣人請降○秋七月官
軍與西賊戰敗乃還○王親製引咎責躬詞
告謝于景靈殿○西賊首郎將金旦請降于
制曲赦遣中使往諭○北路制置使李景伯
聞西北面兵馬使杜景升在永淸欲與議軍
事遣五百餘騎邀之西賊金旦等設伏狙擊
于驛路騎兵皆沒唯郎將高勇之等十餘人
走免景升已就途聞變馳還入城賊追不及

執電吏殺之〇兵馬使鄭世猷等捕亡伊亡所伊等囚清州獄遣人告捷〇遣抄猛班行首李頓綽金立成討西賊罷判大大府事廉信若先是信若口業田在峯城縣仲夫奪之既而還之至秋信若遣奴收穫仲夫家奴邀奪因與相鬬仲夫遣人捕信若奴付街衢獄殺之遂告重房劾之王不已乃罷　八月遣五軍別號討西賊〇以石麟為西北路知兵馬使李景伯與杜景升不協戰數而不利白景伯還以石麟代之以景升兼處置使〇

南路捉賊兵馬使梁翼京還翼京所至貪縱
吏民不堪其苦咸謂害於賊○金使還○時
以西賊梗路渡臨津由春州界行至定州乃
出関春州副使崔忠弼托供頓聚斂大甚坐
罷○西北路斬賊魁金旦等五人首函送于
京○九月遣上將軍李義旼領八將軍討西
賊○西賊自西京曇和寺移屯杳山○冬十
月西賊首康富等三人来降皆授校尉遣還
諭降餘黨○十一月西賊首曹忠来降○南
賊制置兵馬使李夫還夫馭軍嚴懲所至得

士卒心釁戰皆捷故盜賊屛息○十二月西北面兵馬使崔遇清斬靜州都領純夫郎升金崇純夫等釁謀逆國家姑息不討至是遇清誘州人殺之下詔褒之

戊戌八年（宋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分遣察訪使于諸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及奉使者限十年以前追論殿最凡被劾者八百餘人雲中道察訪崔孝著以考覈不精免全羅道察訪宋君秀陞黜徇私然以權門子弟人無議○興王寺僧告重房曰寺僧有與德水縣人謀作

亂者散貪高子章實知之重房逮捕僧及子
章流于遠島陰遣人投知江中子章性甚暴
戾聞者相慶○西北路兵馬使李義旼斬西
賊三百餘人告捷○二月樞密院使李光挺
同知院事崔忠烈副使文克謙等奏曰燃燈
舊用二月望近因聖考諱朔改用正月有乖
先王之本意比來三光告異二氣不調恐或
由此請於二月望縱不設會作樂悉令公私
隨分燃燈從之○三月清州人與州人係京
籍而退居者構隙捕殺幾盡其黨之在京者

聞之欲爲報仇矯旨募死士向清州遣將軍韓慶賴追止之不及與州人戰不勝死者百餘人以不能禁制罷收副使趙温舒事審官大將軍朴純弼將軍慶大升○宥諸道察訪使械送贓吏三十五人○內侍郎中崔貞免是時使金者傔從有頟要市利者競就使家賂銀二三斤然後得行貞爲生日回謝使宋有仁囑一奴令帶去貞以賂貨者已滿數不能補奴恃主勢遂行竟爲金人所檢括捕送貞還坐免○夏四月西賊陷谷州遂安掠財

穀牛馬而去○發五領軍往捕西賊○六月
賜陳光恂等三十人及第御史臺奏舊制新
及第紅牌降使就賜于家迎待煩費寒進之
士不克供辦自今請於簾前賜牌中書門下
府駁奏先生之制必除賜于家者將以榮耀
里閭使人欽慕況行之已久仍舊便從之○
御史臺劾奏兵部銓注失當於是判事閔令謨
上章自列中書門下及重房反劾御史臺合
司乞罷王敦諭皆令出視事○罷察訪使所
劾贓吏職其致最者皆陞資○秋七月以大

學博士盧寶璵爲蔚州防禦副使叅知政事
宋有仁以謂外官文武交差已有成法今見
任蔚州判官亦文官不宜又除寶璵不署告
身時溟州副使管城縣令皆文官而吏部又
以文官爲判官尉省已署過寶璵引以爲例
告有仁有仁怒照前已誤署勢不得自奏乃
誘重房駁奏寶璵及溟州判官管城尉皆不
得赴○罷中丞宋詝左遷御史晉光仁爲工
部員外郎初鄭仲夫家奴犯禁詝光仁縛問
之仲夫怒欲殺詝等其子筠諫止之仲夫遂

上奏欲罪之會旗頭祿尚告仲夫曰大將軍張博仁前將軍趙存夫等期以暮夜犯公家仲夫信之請繫詔獄王命內侍將軍吳光陟等按問無狀又旗頭告同領旗頭八十人會飲酒家謀出博仁於獄仲夫鞫之亦無驗竟竄博仁於海島餘悉流南裔又旗頭康實誣告樞密崔忠烈如博仁所謀仲夫復請按鞫由是連起數獄不暇治許等王慮仲夫未快憤罷許職遷光仁○廣德里舊有以太后別宮比因火災不御左承宣鄭筠請買為私第

太后命郤其直而與之至是大興工役時王
在壽昌宮侍太后疾其地距宮不百步又於
嵗行爲太后忌方王深惡之欲止其役憚籍
不果○冬十月以西賊毘光秀爲校尉金甫
攝校尉思進軾端戒訓爲隊正初位寵餘衆
復聚分爲三軍思進軾端爲中軍行首式訓
爲指諭金甫爲前軍行首光秀爲後軍行首
散居嘉渭泰漣順等州山谷首尾行刧大爲
民患嘗攻焚慈肅二州又屠妙德香山諸寺
朝廷遣兵討之屢戰失利大將軍朴齊儉爲

兵馬使始至營與錄事金重尹謀部分諸校
蔡興化雲中道州鎮兵爲掩襲計賊依阻山
林遷徙無常未易討之又諸郡人多爲賊耳
目軍中動靜輒先知戰始一合兵皆敗北官
軍聞之氣沮逗留不進裁留五百人爲聲援
引還賊來勝攻破寧州之靈化寺驅僧爲兵
遂攻漣州賊勢轉盛然其游寇日久村墟無
壁者旣劫掠無遺大城則皆堅守不可猝拔
野無所獲漸就飢窘謀欲自降以近歲月會
嘉州賊道遇昌州記事白公軾先陳納款之

意齊儉聞之遣人招誘諸屯賊相率來降齊
儉每見賊來輒拊循之曰汝等皆吾赤子也
開倉賑之前後凡六百餘斛乃聽其所占分
處龜連等州使之安業其三軍行首皆給傳
送京獨中軍行首進國不降率其黨百五十
餘人欲投北蕃齊儉遣兵盡擒斬之龜州別
將東方甫等十七人嘗與賊交閧往來亦皆
伏誅○十一月御便殿引見東西兩界諸城
上長都領賜上長正隊都領錦衣金帶馬一
匹以平西之後盜賊頻起慮復動搖有此賜

識者嘆其姑息○金八將軍兵來屯義州関
外兵馬使廉信若遣人詰之答曰聞西京趙
位寵請兵西宋欲伐我故屯兵以備之非有
他故也又詰曰位寵已誅宋又阻大海無路
請兵此皆虛說請問告者名金將曰龍州人
某也信若使人往索其人已逃令諸城物色
求之得於永清縣鞫之果服曰吾父常以國
家密事往告金人多獲厚利臨死囑諸我故
我以此恐惕邀彼厚賞耳遂誅之沒其母為
官婢○鄭仲夫致仕以宋有仁為門下侍郎

平章事初仲夫爲冢宰居中書省有仁以親
嬪未登相位在樞密累年以爲樞密侍從官
久處無益唯尚書省可處潛托內人以奏即
拜尚書僕射及仲夫致仕乃拜平章事時閔
令謨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王以有仁武臣
使氣又爲仲夫壻心憚之班令謨上有仁固
讓亦以令謨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班有仁上
有仁嘗請壽德宮而居之棟宇壯麗殆非人
臣所居富貴華侈擬於王室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六